

给自己发消息

■孙道荣

心情不好。给最好的朋友发了个龇牙的表情，想跟他倾诉一下。半晌，没回复。又给另一个好友发了个笑脸，也没动静。看来大家都很忙。

朋友圈已经刷了一遍又一遍，朋友圈里，热闹得很，只有我，此刻是寂寞、沮丧、苦闷的，想找个人聊聊，却没人搭理。要不，我也发个朋友圈，破破寂寞？

熟练地点开朋友圈，再点击自己的头像……慢着，页面最下方，怎么还有一条“发消息”？以前从来没注意，这是不是说，自己也可以给自己发消息？

点击“发消息”，还真跳出了一个对话页面。我在对话框里，试探性地输入了三个字：“你是谁？”犹豫了一下，我轻轻点击了“发送”。这感觉就像你给茫茫天空，发送了一条信息。然而，没有。在对话框上，明明白白显示，23点42分，我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消息的内容是“你是谁？”来往不为非礼也，那么，我就再给自己回复一条？我又打了三个

字：“我是我”。

发送成功。对话框里，紧接着“你是谁”的下面，出现了一行字，“我是我”。整整齐齐。

这太有趣了，一个人竟可以给自己发消息。在这个寂静的夜晚，窗外的路灯都昏昏沉沉地快要入睡了，朋友圈都没什么人更新了，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两条消息。而且，只要我愿意，我能够收到更多。

“我”问我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呢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？我回答，是啊，睡不着呢，今天遇到了一点糟心事，无人诉说，谢谢你这么晚，还听我唠叨。

“我”安慰我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没人听你诉说，可能是你的朋友们已经睡觉了，或者没有看见或听见，也可能他正忙着别的重要的事。不过，有我在呢，我一直在呢。你开心了，我就开心，我们的开心因而就是双倍的；你失意了，我也会跟着失落，不开心就减半了。

“我”的安慰，让我舒坦多了，但一想到内心淤积已久的愤懑，我还

是遏制不住地想发泄，我打下了一行字眼，犹豫了片刻，我却没有点发送。

见我半天没说话，“我”问我，怎么不说话了？

我忽然觉得好笑，这不是自说自话吗？但细想想，又是不一样的，我和“我”说的话，都会显示在对话框上，只是不像与别人的对话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我和“我”说的话，都显示在右边，排列整齐，如果你不认真地从头梳理，你分不清哪句是我说的，哪句又是“我”说的。它们似乎都是我说的，也仿佛都是“我”说的。

自嘲地笑笑之后，我竟觉得轻松多了。我看看时间，已过零点了，新的一天已经来临了。我对“我”说，我好多了，谢谢你的陪伴，我要睡了，晚安。“我”也回复了我一句“晚安”。我放下手机，安然入睡。

第二天，我照例打开微信，看看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新消息。惊讶地发现，在诸多的朋友中，我自己的名字和头像，赫然在列。原来我不但可以和对自己对话，“我”还会出现在

2022年6月25日 星期六

责任编辑:徐益欣 校对:洪泓

对话过的朋友名单中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我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名字置顶，从此，只要打开微信，我首先看到的，将是我自己。

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功能，寂寞、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，我都可以随时随地跟自己聊上几句。我跟“我”说过的每一句话、讲过的每一件事，表达过的每一种情绪，都整齐地排列，忠实地记录了下来。这是一面镜子吗？是我的日记吗？是我的自说自话吗？这是一场我与另一个我的沟通对话吗？都是，又似乎都不是。因为，唯此一刻，我是倾诉者，也是倾听者；我是记录者，也是旁观者；我是发泄通道，也是无私的清道夫；我是我的皮囊，也是我的灵魂。

我需要一个这样的“我”，在孤单时，在困境中、迷茫时，给自己帮助和排解，宽慰和指引。



心香一瓣

初心不忘栀子花

■诚然

初夏的校园，刚送走一墙蜿蜒的蔷薇花，就迎来一垄白色的栀子花。前者喧闹热烈，攀爬在墙头，红艳艳地直入眼帘；后者长在矮矮的灌木丛中，香浓四溢，让人不禁想要驻足弯腰，细细嗅闻。

桂花，也是有些淡雅的甜香，淡淡地随风而动，或在雨丝里似有若无。为享用这弥漫的香，我不止一次凑身桂树前，凝神静气地仁立吸鼻，闭上眼睛，偷偷过瘾。栀子花的香，与桂花香有所不同。它可是浓郁扑鼻，无意间从近旁走过，这香气一定绕不过，像是突然被人撞了个满怀，令人诧异而后喜。就算甜得有些发腻，也足够赏心悦目，诱人手心发痒，私欲顿起，极想顺手攀走，迎香入室。

犹如甜桂诱蚁，洁白馥郁的栀子花，也是很容易遭虫的。不管是盛放的，还是含苞的，几乎每一朵栀子花的花蕊里，都有黑色的细密小虫共生。

它们成群结队地穿梭于晶莹的花瓣间，快速爬动的样子，是忙碌的，像是在干什么正经大事。你要是足够仔细，看见尽情耽溺于花朵上的这些小虫，辣手催花的念头便会瞬间止歇。花，我是爱不释手，但对虫，却心有余悸。于是，再不敢动它分毫，只远远地静赏。

这么美好的东西，竟然生虫，水洗或日晒都无法清除，我就心生惋惜，好似白玉有瑕，芥蒂心起。可转念一想，这或许就是大自然的特意安排，让栀子花有得以自保的生存之道呢？洁白如玉芳香四溢的栀子花，本来任人采摘，但借用这些小虫虫的力量，可掩护自己不致花容失色呀！花儿的绽放，本质就是为了招蜂引蝶，通过花粉的传播，以自己短暂的绚烂，作出生命最大的扩张与延展。我猜，这些小虫虫们，也是在完成大自然交给它的护花使命。

闲坐烹茗

陆游在萧山的一夜

■陆永敢

算来该是852年前的一天了，陆游带着家眷从绍兴出发，赴四川夔州任通判途经萧山。傍晚时分，一行人马坐着官船，到达今天江寺公园附近的梦笔驿。梦笔驿，这在当时，是萧山最大的中心驿站。

陆游那年46岁，名人途经到访，萧山县的头面人物都来迎接。知县也好，名流也罢，都没能留住陆游。他只接受了曾原伯的邀请，晚饭就安排在他家里。

曾原伯，何许人也？他是陆游的好朋友，其父亲曾几，是陆游的老师。儿子曾槃，时任萧山县尉，也就是如今的公安局局长。老朋友相逢，无话不说，分外亲热。酒喝了一杯又一杯，话聊了一番又一番。说了些什么？史料没有详细记载，然而，这餐酒，喝到二更，恰有出处。

他们喝酒聊天，估计对此行出任

通判一职，亦是无话可说。一来，出任前，陆游已在镇江、隆兴分别任过此职，谈不上重用，也不是贬职，不荣不辱，心静如止水。二来，自宋朝开始，通判由皇帝委派，辅佐州政，可防止州官权力膨胀，虽为知州副职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权力。如何协调，怎样操控，其权力大小，心中早有底数，根本不放心上。此行履职，轻车熟路，游刃有余。

他们聊些什么呢？不外乎聊政治，聊民生，聊国是，聊家事。然而，他们聊得最多是陆游的老师、曾原伯父亲曾几的一些往事。曾几，在陆游眼中，与韩愈、杜甫齐名，作品诗歌属于一个档次。而曾几，又是陆游才华的发现者、培养者、推举者。陆游作品推向大众，离不开曾几的竭尽全力。

“我与你爸初次见面时，你爸59岁，我才18岁。”陆游说，“有一次，得

知你爸要来绍兴，我兴奋得不得了，忘记了吃饭与睡觉，找出一些学习作品，怀着忐忑的心情，让你爸指点，然后，曾老师和颜悦色，对作品细细看慢慢品，阅后大加赞赏与肯定”。

得到认可后陆游，心花怒放，从此下定决心，加倍努力，要把老师的事业传承下去，把老师的希望变成现实。自从有了第一次的会面，以后“师生”之间，不断书信往来，将所有爱，所有情，由鸿雁传达，成为忘年交。曾几仙逝，陆游为其撰写墓铭志。传说曾几的墓，就在萧山衙前凤凰山下。

美好的时光，总是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已到二更。陆游告辞，回到官驿。

不料，陆游前脚刚迈进官驿，后脚曾原伯又赶了过来。谈说意犹未尽，俩人就在官驿门口，月光底下，席地而坐。月光洒在运河上，波光粼粼，俩人

特的音律韵味。

后来，村里来了个退休老师，孩子们庆幸终于可以有老师系统地教学了，他们每天起得都很早，从来不迟到。老师也很好，临时在家里摆好课桌椅，早早为孩子们预备好早餐，等待他们的到来。虽然没有音响，没有话筒，每到周一时，老师还是为孩子们举行升旗仪式，他一边升着国旗，一边唱着带有方言的国歌，孩子们则庄严肃穆地朝着国旗敬礼。因为在老师心里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是城里孩子有的仪式，山里的孩子也一样都可以拥有。

孩子的期待被老师保护着，总是

磨难重重。

尽管蓟马猖獗，栀子受难，但几个月后，栀子树上还是会结出累累硕果的。一颗颗椭圆形的果子，似大核桃大小，色泽金黄，饱满结实，结构精巧，还散发着清冽的淡淡幽香。掬一捧在怀，是意外的收获，是丰收的喜悦。据说，它们也是传统的中药，具有利胆、护肝、止血、消肿等功效呢！

至此，我对宋代蒋堂笔下——“庭前栀子树，四畔有丫枝。未结黄金子，先开白玉花”的栀子钦佩不已。

都说，人生只有一种成功，那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一生。而栀子呢，也是世间万物唯一性的表达，在花开最娇美的时节，经受了风吹雨打与天敌的骚扰，抱诚守真，甘之如飴，最后，如愿完成了自己的绽放，收成丰盈。

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金秋胜百花。人啊，还是可以从栀子身上有所学习的。

人间真情

这样的爷爷你可有

■赵显一

我的爷爷很有意思，我结婚那天，他向我要了两包喜糖，特地去送给加海公公。加海公公和我爷爷曾经一起造过桥，他说我长大了一定是坐办公室的，爷爷牢记这句话20年。

2012年7月15日，爷爷很平静地走了，享年90岁。母亲收拾他的遗物，所有衣服物件叠得整整齐齐，里面有一只塑料袋，打开后，是一张身份证，一本老年卡，还有几张我在各时期工作的名片！母亲和我说起时，我背过去身，鼻子一酸，瞬间泪崩……

我的爷爷叫赵传土，1923年出生，家里有六兄弟两姊妹，他排行老三。我的太爷爷、太奶奶都是有头有脸的庄户人家，新中国成立前，最多时土地有50多亩，在当地有点声望。我爷爷在兄弟中是最能干、最实在的一个，太爷爷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。爷爷28岁那年，我的奶奶得了肺结核不幸去世，爷爷强忍悲痛，不再娶妻，拉扯着我父亲和我的姑妈成人，其中的人间辛苦，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。爷爷在杭州齿轮箱厂当过工人，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，精简回了农村。年轻时，爷爷做过石匠，凡是和石头有关的行当，他都内行，正儿八经地造过桥，做过山塘里的把塘师傅(放炮前在崖壁上凿出一个安放炸药雷管的洞的工作，称把塘)，还在杭州修建过防空洞，至于给乡邻凿门槛、摆地基就是小菜一碟了。后来，回家务农，一直到老。

我父亲20岁那年生了我，那时，爷爷45岁，作为孙辈中唯一的男丁，我的来临，对于早年丧妻饱受苦难的爷爷来说，意义不同一般。所以，从从小我就得到了爷爷的格外疼爱，母亲说，那个寒冬腊月天，我尚在襁褓之中，连续阴雨，能用的尿布都用完了，爷爷把没有完全干的尿布塞进自己的怀里，以他特有的方式将温暖传递给了我。

大约我八九岁时，父母亲在杭州城里做油漆活，家里就我跟着爷爷一起住，每到吃饭时，他会用筷子在饭桌上蘸水写字教我认；忙好农活，给我讲励志故事，小时候读私塾，爷爷和关明父亲的成绩在班级里不相上下，两个人暗暗较劲，互相争夺第一；爷爷问过我不是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后来每当我犯了错事，他就会问我，聪明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吗？以此来激励我做人的事务必身正行端，勤奋务实，不可粗心大意。

萧山围垦，是一部萧山农民战天斗地的奋斗史，爷爷和所有人一样参加了历次的围海造田工程，用双肩挑出了一片绿洲。我们村围垦分得的土地在益农北江（现在长北村）东边，距离我们家有20多里地。那时，生产队组织社员去围垦劳动，我爷爷是靠走路走出来的。傍晚，年幼的我会在路边等爷爷回来，骑自行车回来的人们，他们会告诉我，你爷爷还在半路上走呢，那时候的路全是泥路，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。到晚上九十点，爷爷到家了，放好工具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饼干给我吃，我知道这是爷爷在半路上的小店里买酒喝，饼干是自己舍不得吃特地给我带回来的。实行土地承包制后，爷爷的劲头很高了，常挑着肥料，徒步去围垦，一天来回，没有任何的埋怨。

爷爷喜欢土地，管这个叫摆场面，也就是依靠土地营生的意思。爷爷把地上起的榨菜、芥菜、萝卜，通过腌制加工，做成萧绍两地家喻户晓久吃不厌的萝卜干、霉干菜，数量多的时候，和生产队几户人家拼租一条船，运到绍兴皋埠一带卖，时间要个十天半月。晚年的爷爷，力气活干不动了，就在屋后种些经济作物，将收获的毛豆、青椒等带到集市上去卖，学会骑三轮车后，就去绍兴柯桥一带叫卖。

一个小老头，佝偻着背，穿得清清爽爽，握着一根我早年普陀旅游给他买的拐杖，和善的微笑常挂在脸上，喜欢问这问那，如果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他会“哦”的一声，若有所思，露出略显失望的眼神。

这就是我的爷爷，一生好学、勤劳、简朴、慈祥，虽然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，可我总是觉得他就在我身边。

湘湖诗会

渔浦风雅

■朱超范

天生浙水，遥接洪荒。风光壮美，乾坤无双。地灵人杰千秋传渔浦；源远流长一脉汇钱江。千年源委，泱泱渺渺；万顷烟水，浩浩汤汤。上溯新安富春涵渚渚；下承曹娥刻水接海洋。虞舜小历山事渔猎；夏禹大江口启帆樯。出乎其类，广传孝义；仰以弥纛，遍颂纲章。文化高地，古越风标悠久；诗坛圣境，盛唐逸韵绵长。谢客宵济，烟波裁韵；孟公驻足，翠岫蕙芳。贺知章先导开诗路；李太白追溯泛吴艤。元微之览胜丹青地；白乐天探幽曲赋堂。为东浙吟声人行牛墟；接西江景色舟发横塘。坡仙涌清芬渊源遥续；放翁饶胜概奕世繁昌。听风雨涛声响亮；看春秋草色青黄。乘时奋进，戮力开创渔浦研究基地；弘道传承，齐心荣获中华诗词之乡。明珠闪亮，绽放绮芒。入选入史，凤鸢龙翔。悠摘正雅，铿锵圆大梦；舒奏黄钟，砥砺兴华邦。